

有人在病痛中挣扎,有人接受了命运,也有人正在为改变而出力

切尔诺贝利30年:阴影仍然笼罩

1986 年 4 月 26 日凌晨,一声巨响惊醒了沉睡中的人们,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核泄漏灾难,数十人在事故中遇难,6-8 万人因核辐射死亡,13.4 万人遭受各种程度的辐射疾病折磨,方圆 30 公里地区的民众被迫疏散。

在距离核电站最近、受影响最严重的乌克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30 年之后,核辐射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人们的生活。在曾经依靠核电站而繁荣的地区,现在人们与辐射阴影“比邻而居”,有人在病痛中挣扎,有人接受了命运,也有人,正在为改变而出力。

不顾一切重返家园

核事故发生的那一年,玛利亚·洛兹宾 39 岁。灾难迫使她与成千上万的人一同背井离乡。然而 6 年前,她与家人又返回了曾经的家园,尽管这里并未完全摆脱辐射风险。

洛兹宾说,当年她被疏散去的村庄充满了酒鬼和吸毒者。在那里,她住的屋子从屋顶到地下室有一个巨大的裂缝,让她一直担忧会被坠物砸中。她说,“在那里生活就像等待死亡”。

现在,她与自己的儿子和他的家人一同生活在切尔诺贝利,和他们一起住在这里的还有大约 160 人。这片土地仍然是一个进出需要经过检查站的“禁区”,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切尔诺贝利反应堆方圆 30 公里的“禁区”仍然高度污染,不适合居住。

洛兹宾在这里养了鸡鸭鹅,种植土豆和西红柿,并去附近的树林里寻觅蘑菇。“这里没有辐射。我什么都不怕,”她表示,“而当我死亡的时候,也不会因为是辐射。”

九成“清理人”遭了罪

为了扑灭大火和“封堆”,对事发地周边无数高放射性的废墟和物质进行清理,对周边城市的民众进行疏散,前前后后有 50 万工作人员奔赴切尔诺贝利事故现场。

据切尔诺贝利基金会统计,“清理人”中的 20% 于 2005 年前在三四十岁的壮年逝世。“清理人”中到底还有多少人活下来,没有一个统一的数字,但超过 90% 的“清理人”都有辐射引发的健康问题——甲状腺癌、心脏病、呼吸问题和消化道问题等等。

65 岁的谢尔盖·克拉西尼科夫就是“清理人”中的一员。核电站事故一年后,克拉西尼科夫又返回切尔诺贝利。1994 年,克拉西尼科夫中风,左半边身体瘫痪,从此要依靠轮椅行动。医疗报告上写着,他的中风和瘫痪是担任“清理人”的直接结果。但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拿到伤残补助。后来,克拉西尼科夫拿到了养老金。他如今每个月能拿 5000 格里夫纳(乌



二十六日,乌克兰民众纪念核泄漏事故遇害的消防员



废弃的房屋里满地都是防毒面具



又回到切尔诺贝利城的当地人

克兰货币,约合人民币 1300 元),但光医药费就得花掉 3500 格里夫纳。

最年轻城市的姑娘

2012 年,记者阿克曼在斯拉夫蒂奇市遇到了一个 23 岁的女孩,在市中心的公园中亲吻一名男子。她的名字叫尤利娅。阿克曼用了三年的时间,拍摄尤利娅的生活。

斯拉夫蒂奇市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为安置电厂周围城市疏散的居民而建成的新城。它是乌克兰最年轻的城市,一座在灾难后重建的城市。

三年里,尤利娅换了一个又一个工作,从沉迷派对的生活方式走入稳定关系,结婚,然后离婚。现在,尤利娅在该地区最为重要的工作地点担任翻译:正在兴建新防护拱顶的工地。这个拱顶将代替日渐陈旧的“石棺”隔绝放射性尘埃,防止可能的事故重演。尤利娅说,她希望看到这个拱顶完工,希望看到结果。如果一切顺利,该工程将在 2017 年底完工。这也许将是切尔诺贝利的终章,而尤利娅要为书写这一章出力。

致癌物传给了孩子

4 岁的米沙·科兹洛夫从未听说过切尔诺贝利事故。但这场灾难已经在损害他的身体,或许将影响他的一生。

米沙不久前完成了数个化疗疗程,医生还从他的腿部取出了一个巨大的肿瘤。他的母亲,35 岁的艾琳娜说,米沙的癌症很可能由辐射引起,但“你能怎么办”。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的儿童癌症医院,米沙的故事并不少见。医院的走廊里充满了剃光头的、等待骨髓移植的白血病儿童。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时,米沙的父母还都只是孩子。而现在,他们的后代患上了癌症。艾琳娜说,接受自己的孩子患有癌症很艰难,但她并不因辐射而愤怒,那已经无关紧要。

在白俄罗斯,人们罹患癌症的数字在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飙升,然后出现了下降。但去年,儿童癌症病例增加了近 20%。专家说,诸如铯-137 等放射性同位素所造成的问题,只有 10% 会在第一代就出现。这些致命的物质,或将污染切尔诺贝利的周边长达 320 年。

“庞贝城”的野生动物

普里皮亚特市建立于 1970 年,是前苏联为安置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工人和家属而建设的。到了 1986 年 4 月,该市有 5 万居民,平均年龄 26 岁。这里有 15 所小学,一所拥有 410 个床位的医院,体育馆,文化宫,还有一个定于 5 月 1 日开业的游乐园,有着巨大的摩天轮。然而,这一切随着那年 4 月 26 日凌晨巨大的爆炸声,戛然而止。

30 年后,普里皮亚特仍然如同一个现代的庞贝城。这里无人居住,大街上空荡荡的,到处都是被遗弃的建筑物,荆棘和野草蔓延。

虽然切尔诺贝利禁区附近被严格限制进入,但一些老人怀念故土,在核事故发生不久后陆续偷偷返回家乡。这些“非法居民”的平均年龄达到 75 岁。管理禁区的机构后来接受了这批老人重返家园的事实,他们定期派医生到访,也会带来食物补给。近年来,还有一批年轻人不顾政府禁令潜入禁区,他们为的是探险、猎奇。他们通常组成 10-15 人的队伍,假装有军人,静悄悄避过关卡潜入。

有人认为,可以将禁区变成生态旅游招揽国际游客,为此官方开办了切尔诺贝利禁区“极限旅游”。游客参加该旅游项目必须签订特别协议,主要内容是承诺不从禁区带走任何东西,严格听从导游安排,不能擅自离队。游客的着装也有要求,需要穿长袖衣服,尽量少暴露身体皮肤,尤其不能穿凉鞋和赤脚,因为土壤是受污染最严重的。

普里皮亚特周边野生动物数量增长。到 2015 年底,隔离区内驼鹿、豹子、马鹿、野猪的数量与附近未受污染的自然保护区相差无几,而狼的数量比保护区多七倍。在人类“销声匿迹”的这块土地上,大自然接管了一切,野生生命反而显示出了欣欣向荣的迹象。

钟和文

相关链接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1986 年 4 月 26 日,位于乌克兰北部靠近白俄罗斯边境的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4 号机组突然发生爆炸,造成 30 人当场死亡,逾 8 吨强辐射物泄漏。这起核泄漏事故还使核电站周围 6 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受到直接污染,320 多万人受到核辐射侵害,成为迄今人类和平利用核能史上最严重事故。

事故发生后,苏联政府和人民采取了一系列善后措施,清除、掩埋了大量污染物,为发生爆炸的 4 号机组建起了钢筋混凝土“石棺”,并将离核电站 30 公里以内的地区辟为隔离区。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继续维持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运转,直至 2000 年 12 月 15 日全部关闭。

为防止不断出现裂缝的“石棺”再次造成放射性物质外泄,2007 年 9 月,乌克兰政府与一家国际企业集团签订合同,为密封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4 号机组的混凝土“石棺”再增穿一件拱状结构的“钢外套”,并计划未来在“钢外套”内拆除“石棺”以及里面的机组。

由于陈年结构性损伤,2013 年 2 月 12 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机房间的屋顶部分坍塌,受损面积约 600 平方米。而当时正在核电站上方建造的拱形钢结构外壳可以补救这一遗留问题。

“退役”问题受关注

目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退役”广受关注,主要涉及两方面问题,一是为当年发生爆炸的 4 号反应堆建造一座新掩体;二是为储存核电站其他反应堆中的核废料建造一座仓库。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建造时使用的是俄罗斯核电技术,当前俄乌两国交恶导致双方核能合作中断,进而对核电站关停进程造成负面影响。此外,乌克兰境内其他正在运行的核电站转而从美国购买核燃料,这引起业内人士普遍忧虑。专家指出,美国生产的核燃料不适合乌克兰核电机组,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人们纪念切尔诺贝利,更是为了警示人类摒弃偏见、加强合作。核安全无国界,但当前在核事故善后方面,国际社会尚未形成统一标准,对责任国也没有统一追责制度。在此情况下,各国尤当严于律己、共合作。在广泛和平利用核能的时代,人类无需谈核色变,但当认真思考如何与核同安、为核而“合”。

孙萍